

大运河京津冀段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与保护研究

尹艳冰, 郑玉姣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300387

摘 要 : 大运河京津冀段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统筹好、传承好、利用好流动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 9000 余份问卷数据, 对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认知情况进行差异分析和相关分析, 探究不同群体对于大运河京津冀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现状。研究发现现阶段对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认知呈现四个特点, 即整体认知较好, 分类认知不足、活化传播成为趋势、认知存在群体与个体双重差异、非遗认知聚焦年轻一代。基于保护和认知现状, 本文从多元协同、科技赋能、立足本土、创新模式四个层面提出提升非遗认知的优化路径。

关 键 词 : 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认知与保护

Research on 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Yin Yanbing, Zheng Yujiao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s rich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ordinate, inherit, and utilize the flowing culture well. This article combines more than 9000 questionnaire data to conduct differenti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recogni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fferent groups' recogni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mely overall good understanding, insufficient classification understanding, a trend towards acti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between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nd a focus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protection and cogn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ath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four aspects: multiple coordin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local foothold, and innovation model.

Keywords : Grand Ca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gnition and conservation

引言

中国大运河伴随着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缩影。随着 2014 年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不少学者开始对大运河文化进行研究, 但有关社会群体对于大运河非遗的认知及保护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 本文通过问卷收集数据, 分析不同群体对于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的认知现状, 以期为大运河非遗传承和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

非遗的传承, 年轻人是关键。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与年轻人具有共生关系, 新时代的年轻人具备多样化的创新和创意, 是消费和学习非遗的主力, 充分调动年轻人对非遗的热情, 方能使得非遗真正具有生命力^[1]。为此, 本研究问卷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高校学生和社会大众(中青年为主), 问卷中 35 岁以下年轻群体数量占比为 98.36%。本次研究累计发放、收回问卷 9031 份, 有效问卷 8135 份, 其中高校学生问卷 7637 份, 社会大众问卷 498 份, 问卷整体有效率 90.08%。问卷主要涵盖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大运河区域文化遗产认知情况和非遗保护三个方面。

一、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现状

329 项,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96 人, 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0 个。其中, 河北、北京的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数量明显高

截止 2024 年, 大运河京津冀段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计 于天津, 北京的非遗项目以传统技艺为主, 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双协同视域下京津冀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DLA210373)。

作者简介: 尹艳冰(1978-),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通信作者: 郑玉姣(2001-), 女, 山东菏泽人, 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

的数量较少；天津的非遗项目呈现多样化特点，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数目较多，传统舞蹈和民间文学数目较少；河北的非遗项目以传统戏剧为主，晋剧、河北梆子、评剧、秧歌戏及皮影戏等均有所涉猎。京津冀三地加强协同合作，非遗资源不断整合，三地协同项目增多^[2]。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和天津协同申报国家级非遗数量为7个，北京和河北协同申报数量为14个，天津和河北协同申报数量为3个，三地协同申报数量为1个。三地协同促进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大众对非遗的整体认知不断提高^[3]。

二、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认知分析

（一）整体认知较好，分类认知不足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协同开展非遗联展活动^[4]，公众对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整体认知不断提升，但具体到传承制度、宣传活动、非遗产品和相关的课程或培训等分类认知略有不同，表现在对传承制度和传承人了解较少，非遗课程或培训的参与也呈现群体差异。从问卷数据总体来看，社会大众认知度为73.3%，高校学生认知度为77.1%，整体认知度较高。从不同分类认知来看，社会大众对非遗传承渠道、传承人、传承制度等传承情况的认知明显偏低，高校学生在提升学生非遗认知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二）活化传播成为趋势

京津冀三地以当地非遗活动为契机，联合开展多种活化传播活动^[5]。活化传播趋势表现在：（1）数字化技术应用：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打破了时空限制，使非遗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和传承。（2）跨界融合与创新：非遗项目与现代设计、时尚产业、旅游产业等相结合，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赢。（3）社区参与与共享：京津冀地区通过举办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增强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认同感。据调研显示，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传播方式呈现多元化，主要涉及文艺表演、线上宣传、知识普及等。同时，教育传承关注度提升。

（三）认知存在群体与个体双重差异

根据情景认知理论，一个实践共同体有“共同的文化遗产”“相互依赖的系统”和“再生产循环”等重要特点。大运河京津冀段地理位置相邻，具有相同的历史渊源，运河沿岸居民依照相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内部本身状态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对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认知的群体和个体差异性。

在方差分析中，社会大众所属地区对非遗相关产品的认知差异极显著（ $P=0$ ），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传承制度的差异显著（ $P=0.017<0.05$ ），不同职业对非遗相关产品和宣传活动差异显著，个人月收入对相关产品差异显著（ $P=0.007<0.01$ ）（表1）。高校学生样本特征中性别、所属地区、学校性质和受教育程度对总体认知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表2）。具体而言，性别对非遗宣传活动、相关企业合作和相关课程所属地区差异显著，不同地区学生的传承场所、企业合作和相关课程差异显著。

表1 社会大众对京津冀非遗认知差异分析

	所属地区		受教育程度		现居地		职业		个人月收入	
	F	P	F	P	F	P	F	P	F	P
总体认知	0.924	0.496	0.444	0.818	0.039	0.131	1.851	0.066	1.918	0.126
传承渠道	0.71	0.683	2.013	0.075	0.985	0.091	0.729	0.666	0.256	0.857
传承制度	1.388	0.199	2.785	0.017	8.323	0.113	1.473	0.164	0.598	0.616
传承人	1.178	0.311	0.169	0.974	0.868	0.618	1.348	0.217	0.39	0.76
相关产品	4.468	0	1.629	0.151	2.552	0.355	2.376	0.016	4.116	0.007
宣传活动	1.813	0.072	0.553	0.736	0.709	0.75	2.139	0.031	2.514	0.058
课程/培训	0.983	0.449	2.186	0.055	0.169	0.839	0.99	0.442	1.213	0.304

表2 高校学生对京津冀非遗认知差异分析

	性别		所属地区		学校性质		受教育程度	
	F	P	F	P	F	P	F	P
总体认知	196.395	0	80.813	0	9.202	0.129	84.894	0
非遗宣传活动	4.56	0.003	1.645	0.177	5.846	0.001	3.584	0.013
传承场所	0.374	0.002	2.988	0.002	35.586	0.005	13.28	0.085
相关企业合作	9.229	0	5.754	0.001	2.656	0.047	0.61	0.609
相关课程	35.515	0.002	40.901	0	99.111	0	46.286	0

（四）非遗认知聚焦年轻一代

近年来，“非遗进校园，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非遗宣传聚焦青少年。北京连续邀请民间艺人进入中小学，举行非遗展演，面对面带给学生初步的非遗体验；河北部分高校开设了专业的音乐、戏曲表演及非遗专题课程，如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依托非遗课程，鼓励学生开发非遗文创产品、实地调研非遗产地及整理非遗报告，有效提升校内学生非遗认知，全面系统地了解非遗文化；天津的非遗保护工作结合本地特色，设置课程、讲座、展演等多形式拓展民俗知识传播领域、丰富校园生活。学校为非遗的传承搭建平台，43.5%的高校学生通过课程或培训，了解并进一步学习非遗相关知识。

三、京津冀非遗传承优化路径

（一）多元协同，提升非遗分类认知

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政府、社会、学校和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6]。结合前述调研分析结果，政府、社会、学校多元协同是提升非遗分类认知的有效途径。政府方面，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并健全组织结构，完善有效监督机制；社

会方面,深入全面推进普查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学校方面,发挥高校教育资源优势,培养传承人才^[7]。从调查结果来看,部分高校在设置非遗传承场所和传承课程/培训方面存在不足,应该积极进行非遗研学活动,有效释放教育主体活力,促进非遗传播力度有效提升。

（二）科技赋能，促进非遗活化传播

社会大众和高校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渠道相似,基本是从电视节目或者其他媒体、报纸杂志、网络以及学校相关课程及活动中获得。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新技术和新媒体等进入大众视野,线上的静态、动态展示能够减少公众与非遗的实地距离,让观众足不出户体验到不同地域非遗的文化。数字科技和非遗技艺的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添了时代魅力,众多非遗产品在保持原有价值内涵下,补充了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新元素。更多人群尤其是年轻人主动关注非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从古老的技艺中获取精神需求,以全新的视角赋予非遗新的生机与活力^[8]。京津冀可以进一步搭建非遗协同数据库、索引库,挖掘三地非遗的文化基因和演变路径,探索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承和保护新模式^[9]。

（三）立足本土，发挥个体与群体认知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人民生活,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传承过程中应该注重内部蕴含的文化基因。不同地区和职业对京津冀非遗的传播差异显著,在传承过程中,充分立足本土特点,继续弘扬非遗文化特色。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地理资源优势、组织资源优势、北运河文脉优势、教育资源优势、非遗赋存优势等等,应该充分利用以上协同保护优势,共同推动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建设。

（四）创新模式，吸引年轻一代兴趣

传承非遗需要不断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学校和非遗组织需要充分利用“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带动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向年轻一代转移^[10]。近年来,“非遗+文创”“非遗+旅游”“非遗+乡村振兴”等新型模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以可视化、符号化的非遗元素为非遗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拓展“非遗+”的体验方式,不断进行场景、资源及商品创新,多方面探寻新时代下大运河京津冀段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召林. 非遗主题 IP: 传承、活化与当下年轻受众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J]. 美术研究, 2020, (06): 122-125.
[2] 王秀伟, 李晓军. 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异与传承保护 [J]. 民族艺术研究, 2023, 36(04): 144-151.
[3] 高彩霞, 刘家明, 高岩, 张书颖.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研究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1, 37(03): 103-108.
[4] 萧放, 王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01): 70-77.
[5] 言唱. 文化线路视域下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研究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05): 78-86.
[6] 马知遥, 常国毅. 非遗保护融入区域发展的需求与趋势——“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非遗区域整体性保护”研讨会综述 [J]. 文化遗产, 2023, (06): 144-146.
[7] 常媛媛, 吴志清, 武杰.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統研究——以体育非遗的保护为主线 [J]. 系统科学学报, 2024, 32(03): 131-135.
[8] 诸葛, 张晓. 用科技手段诠释非遗魅力 [J]. 走向世界, 2022, (33): 30-31.
[9] 徐芳, 李亚宁. 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关联数据模型构建及其实现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2, (06): 45-53.
[10] 刘畅, 严火其. 论大学对“非遗”传承的组织与制度支持 [J]. 江苏高教, 2018, (05): 79-82.